



欧洲观察

European Survey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95 期

- ◎ “时代转折期的欧洲与中欧关系” 2023 年学术年会综述
- ◎ 第十二届上海欧洲研究青年论坛综述
- ◎ 郑春荣：德国迎接“时代转折”，对中欧关系究竟是不是正资产
- ◎ 严骁骁：欧盟的“战争经济模式”：一边祈祷美国别走，一边盘算备选项
- ◎ 智库报告编译：向右急转：对 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的预测
- ◎ 智库报告编译：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后，寻求平衡的法中关系
- ◎ 学会举办第十二届上海欧洲研究青年论坛
- ◎ 学会举办“时代转折期的欧洲与中欧关系” 2023 年学术年会
- ◎ 学会合作举办“德国形势研讨会：回顾与展望” 学术研讨会
- ◎ 学会召开领导层（扩大）暨党建工作会议

Feature Topics

☞ SIES Held the 2023 Annual Conference "Europe and China-EU Relations at the Turning Point"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23, 2023,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Europe and China-EU Relations at the Turning Point" was held at the Sino-French Center of Tongji University. The annual conference was organized by SIES and hosted by the German Studies Center of Tongji University. Prof. Ding Chun, President of SIES, and Prof. Zheng Chunrong, Director of German Studies Center of Tongji University, delivered welcoming speeches. Dr. Yang Haifeng, Secretary General of SIES, made a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a financial statement. He also made a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supervisor of SIES, on behalf of Prof. Yang Fengmin. Prof. Wu Huiping, Prof. Fan Jun, Prof. Ye Jiang and Prof. Yu Jianhua presided over sessions. Prof. Ding Chun, Prof. Zheng Chunrong, Prof. Yu Nanping, Researcher Zhang Yinghong, Prof. Yang Yousun, Associate Prof. Hu Chunchun, Associate Researcher Xue Sheng, Prof. Men Jing, Researcher Xin Hua, Prof. Shang Yuhong, Prof. Qiu Qiang, Dr. Dai Yiche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Yan Shaohua,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Yao Xu and many other European studies experts and scholars made wonderful speeches. Comments were made by Researcher Xu Mingqi, Prof. Dai Qixiu, Prof. Dai Bingran and Prof. Zhang Yongan. President Ding Chun and Honorary President Wu Yikang made a summary of the meeting. More than 80 members from Fudan University, Tongji Universit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nd other institutions attended the annual conference.

☞ SIES Held the 12th Shanghai Youth Forum of European Studies

On the morning of December 23, 2023,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held the 12th Shanghai Youth Forum of European Studies with the theme "Europe and China-EU Relations at the Turning Point". The forum was organized by the German Studies Center of Tongji University and is one of the academic cooperation projects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s in 2023. President Ding Chun made a speech, Honorary President Wu Yikang made a summary, Honorary President Dai Bingran and Honorary President Xu Mingqi made comments, and Vice President Wu Huiping, Vice President Zhang Yinghong and Director Zhang Ji presided over sessions. Twelve scholars and students, Ji Haonan,

Zhang Yang, Liu Qianyu, Cao Xinru, Song Duanyi, Guo Yuqing, Yang Zhengzhen, Xu Zigui, Shao Menghao, Gong Yunmu, Luo Rong, Lu Yanchao gave keynote speeches.

SIES Academic Committee for German Studies Co-held a Seminar on the German Situation

On the afternoon of January 19, 2024, the seminar on “the German Situ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and year-end Appreciation Party of 2023 were held in the Sino-German Building of Tongji University. The seminar was co-sponsored by the Academic Committee for German Studies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the German Studies Center of Tongji University and the Sino-German Cultural Exchange Research Center of Tongji University. Prof. Ding Chun, President of SIES, and Prof. Zheng Chunrong, Director of the German Studies Center of Tongji University, made address of welcome. Prof. Wu Huipi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German Studies Center of Tongji University, and Dr. Yang Haifeng, Secretary-General of SIES presided over the relevant sessions. Prof. Jiang Feng, Prof. Ding Chun, Prof. Zheng Chunrong, Prof. Wu Huiping, Associate Professor Hu Chunchun, Assistant Researcher Peng Xiao, Professor Wang Enuo, Researcher Xin Hua, Assistant Professor Hu Zinan, Assistant Professor Zhou Yijiang, Assistant Professor Xuan Li and many other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German and European studies made wonderful speeches. Researcher Dong Qi, Director of the Sino-German Cultural Exchange Research Center of Tongji University, delivered a speech of thanks.

SIES Held an Expanded Leadership and Party Building Work Meeting

On the afternoon of March 6, 2024,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held an expanded leadership and Party building work meeting. President Ding Chun, Vice presidents Wu Zhongyong, Shang Yuhong, Yu Jianhua, Zhang Yinghong, Secretary General Yang Haifeng,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s Jian Junbo, Long Jing, Xin Hua, Honorary Presidents Wu Yikang, Dai Bingran, Xu Mingqi and Supervisor Yang Fengmin attended the meeting. The meeting discussed the work arrangement of the institute during the year, studied the gist of the 2024 Meeting of Leading Members of Academic Groups and Party Building Work of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s.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Long Jing shar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cademic visit to Europe.

学术交流

“时代转折期的欧洲与中欧关系” 2023 年学术年会综述

2023 年 12 月 23 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时代转折期的欧洲与中欧关系”2023 年学术年会在同济大学中法中心举办。此次年会由上海欧洲学会主办，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政法学院等院校机构的 80 多位会员参加年会，多位欧洲研究专家学者作精彩发言。

一

年会第一阶段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伍慧萍教授主持。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首先作致辞。丁纯教授欢迎到场参会的学界前辈和学者，感谢承办方的精心准备，赞扬了上午上海欧洲学会青年论坛上青年学者的发言与前辈学者的点评。他指出，年会对总结一年内欧洲政治经济外交科技领域和中欧关系的变化，展望未来欧洲和中欧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过去一年俄乌冲突等对欧洲的经济社会、对外关系、科技、军事带来巨大冲击，时代转折背景下中欧关系进入“下了一个台阶的平台期”。这些变化为研究欧洲和中欧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举办年会正逢其时。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德国专业委员会主任郑春荣教授接着致辞。郑春荣教授介绍了同济大学在德国与欧洲研究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他还指出，研究时代转折期的欧洲，应当关注欧洲深化与扩大之间的关系、中欧关系的止跌趋稳等重要问题，并提出对中欧关系可持乐观、止跌回暖的期许。

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作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并代上海欧洲学会监事杨逢珉教授作监事工作报告。三份报告得到在场会员的一致通过。

二

年会第二阶段由华东师范大学前副校长、上海欧洲学会顾问范军教授主持。

丁纯教授做题为“欧洲与中欧关系：现状与前景”的发言。他回顾了 2023 年欧洲的经济、政治、科技变化，指出欧洲在经济领域面临增长停滞、失业低位、通胀下降、外贸萎缩的态势，遭遇大国经济失速、财政赤字压力大、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整体复苏乏力。欧洲政治则面临安全问题突出、中东欧话语权上升、民粹主义盛行、援乌政治疲劳、巴以冲突导致内部政治分裂等态势。欧洲面对科技领域竞争力下降的问题，采取了立法、执法等应对措施。中欧关系则处在下台阶的平台期，2023 年双边经贸下滑、摩擦增加，欧盟对华经贸呈现“零容忍”态度，但是政治领域有所回暖。未来还面临欧洲选举与领导人换届、匈牙利担任欧

盟轮值主席国等变数，欧盟能否坚持长期战略考量，而不是屈从于应急反应和民意冲动，影响欧洲发展与中欧关系。

郑春荣教授做题为“德国的‘时代转折’及其多重影响”的发言。“时代转折”指的是德国、欧洲安全环境的变化，而观察“时代转折”也需要考虑德国因应产生的变化。德国应对“时代转折”首先是在防务领域有所举动，包括试图推动联邦国防军的现代化、加大援乌力度、调整德国军事文化等，但仍面临战略文化的转型等挑战。同时，德国对“时代转折”的反应不局限于防务领域，还包括经济、科技等领域，例如出台了“时代转折下的工业政策”。但是面临经济萎缩和财政漏洞等问题的掣肘。从国际影响看，德国在政治上会更敢于强调在全球治理当中承担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责任，在经济上会寻求更多的经贸关系多元化，在军事上会更更多地参与海外军事行动。对于中欧关系而言，德国内部鼓吹“脱钩”和阵营对立的非理性冲动仍在暗流涌动。短期内，德国的“时代转折”对中德经贸关系影响不大，但长期的负面影响值得警惕。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余南平教授做题为“技术变迁与欧盟的政治经济选择”的发言。他指出，在面临技术变迁，特别是颠覆性技术掀起产业革命的背景下，欧盟做出保护既有利益的选择。欧洲从过去的开放或者拥抱世界变得相对比较保守，不仅顺应了整个欧洲内部极右翼的运动思潮，也与多边主义背离。欧盟选择自我保护、加强与美国合作，但也与美国存在分歧，而将中国视为另类的竞争对手。欧盟传统“涓滴式”的技术发展方法缺乏汇聚效应，其在技术变迁中可能“已经错过了时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张迎红研究员做题为“欧盟—北约防务合作新动向”的发言。她回顾了欧盟与北约防务合作的发展历程，双方达成了确保有效、确保一致性、互补性、决策自主四个基本合作原则。北约—欧盟安全合作机制有助于形成共同的美欧安全战略文化，助推安全威胁来源认知趋同。这种动向表现为“两个升级、一个加速”，一个升级是对俄罗斯政治施加压力，第二个升级是加大对华制衡力度，一个加速则是加速印太化的转向。北约和欧盟在军事行动、网络安全、防务领域合作的强化，抑制了欧洲军事领域的战略自主。欧盟和北约合作越深，也就意味着欧洲越来越向美国靠拢，强化了北约的控制力。

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杨友孙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俄乌冲突后欧洲亲俄政党的蜕变”。他将欧洲亲俄政党划分为三个派别，即后苏联国家的文化上亲俄的俄罗斯族党、精神上亲俄的传统左翼政党、与俄罗斯有较密切联系的激进右翼政党。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族党受到影响，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基本上淡出了政坛。左翼政党则发生了一些分化，例如波兰的左翼联盟继续强调反俄，爱沙尼亚联合左翼党立场明显软化，而斯洛伐克的社会民主方向党逆势增长，其亲俄立场进一步凸显，在2023年的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未来可能发展为反欧的主

力政党。右翼政党的亲俄化发生转变。一种转变是尽量减少俄罗斯的联系，淡化亲俄色彩；另一种转变是将对俄罗斯的制裁看作是对自己国家经济伤害，该策略有所成功。真正具有亲俄底色的是俄罗斯族党，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的底色并不是亲俄，而是民族主义，只要西方对这些民族主义政党有过度的挤压，他们就会持续亲俄。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负责人胡春春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德国左翼政治的衰退及其对政党格局的挑战”。他指出，在德国政治光谱中最左边的左翼党的议会党团已经解散，德国左翼政治正在衰退，然而，这与哈贝马斯认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整个话语底色是左翼的这一结论形成了悖论。左和右的分类仍然重要，从难民和移民这个足以撕裂德国社会的问题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已经背离了他们所谓的人类解放、个人解放的宏大叙述，滑向右翼，而左翼党则在难以取舍中沦为了一个小党。从左翼党分离出来的萨赫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试图建立新党，将追求社会正义和保守文化民族主义的诉求进行糅合，这将在德国战后历史上出现一个全新的政治现象。该政治现象对于德国未来政党格局的影响有待观察。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薛晟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马克龙的实用主义与多层对华外交政策”。他提出，法国总统马克龙自上台以来，在对华政策上基本是基于欧盟的“三段论”。马克龙在中法双边层面上释放了合作善意，而将欧盟作为对华关系的“垃圾桶”，在国际层面上则是竞争和合作并行。法国对华政策与其认识与定位相关，其一方面认识到自身已经置身于中美之后，但另一方面仍然希望站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顶端，并且成为中美之外第三条道路的领导者。法国对外战略在不同区域和国家亦呈现差异性，其对非政策进行了基于现实的转型，对美既有依赖也有排斥和竞争，对俄政策则从拉拢转至为了欧洲团结而实施制裁。法国对华关系与法国对欧盟关系、对美关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后者关系的变化可能引起对华政策的变化。

本阶段七位学者发言结束后，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徐明棋研究员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戴启秀研究员进行了评论。徐明棋研究员提出了未来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如何判断欧盟未来的发展空间、方向和竞争力；二是能否继续用左、右这种图谱来描述欧洲政治结构的变迁；三是欧洲利用软实力制定规则，对其经济、科技的发展是否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徐明棋研究员还提出，应当思考政治、经济、技术变迁和发展、人口，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特别是我们的应对，对中欧关系产生的影响。戴启秀研究员提出从全球层面思考所谓“时代转折期”或是“大变局”，时代主题可能慢慢从和平与发展，转向安全与发展。中欧、中德关系有变和不变的东西，其中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跨大西洋联盟、德国对欧盟的政策都没有变，但气

候外交是相当大的变化，应当在关注变的同时注意不变的东西，并基于变化来调整研究思路。

三

年会第三阶段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顾问叶江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门镜教授做题为“求变的欧盟与中欧关系”的发言。她提出 2008 年至今的欧盟在持续经历着多重危机的考验，在困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经济与货币同盟、难民分配方案、决策方式都走在优化突破的路上，成员数量也在持续增长。如今的中欧关系以“安全化”为关键词，中欧经贸的压舱石地位也因为欧盟“去风险”意图受到威胁。未来一年变数很多，即将进行的欧洲议会大选、美国大选以及美欧关系的变化都可能使中欧关系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忻华研究员做题为“美欧互动和战略自主影响下的欧盟经济安全战略评析”的发言。他关注到美欧互动对欧洲对中欧关系战略认知和决策意向具有重要影响。美欧的对华经贸战略都有“去风险”和“泛安全化”的趋势和特点。欧洲对于参与美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对中国的遏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能够深度参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遏制。欧洲在科技产业、贸易投资、金融、全球治理，第三方开发援助等领域都与美国有比较积极的互动和一定的配合。尽管如此，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与美国拜登政府对华经济遏制政策还是有一定差别。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尚宇红教授做题为“欧盟对华经贸‘去风险’背景下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经贸问题”的发言。他认为俄乌冲突、欧洲经济增长乏力以及欧盟对华经贸“去风险”论调冲击了“中国—中东欧”双边经贸增长势头，尤其是在能源相关产品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品领域。虽然中东欧在对华贸易中呈现贸易逆差，但双边贸易显著提升了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全球贸易增加值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双边贸易对双方皆有利好。双方政府、企业和民间的共同努力有助于在发展中解决双边贸易问题，提升经贸关系。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邱强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俄乌危机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能源合作的机遇与挑战”。他提出俄乌冲突对中东欧国家能源安全造成了巨大影响，对中国—中东欧能源合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表示中国应基于产业优势，借助双方传统能源合作基础，与中东欧国家扩展在核能、太阳能、生物能源、锂电池和固态电池等领域的合作。中国还应根据不同中东欧国家的对华态度来制定针对性的或援助或制裁的战略，也应提高对民间外交和中东欧小国的关注。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执行副主任戴轶尘的发言题目为“俄乌冲突下的波兰大选及对华政策走向”。她结合在波兰访问时的实地调研指出，

本次波兰大选在选举党派的充分动员下出现了高投票率、女性选民投票率显著高于男性、青年选民投票率显著提高等情况，并提出波兰反对党联盟成功上台受到了援乌疲劳症、经济议程吸引选民、图斯克个人政治威望等因素的影响。虽然目前各政党缺乏清晰的对华政策，但未来波兰将更多地追随欧盟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尤其在意识形态和产业政策方面。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严少华的发言题目为“欧洲战略自主新动向与进展评估”。他从针对美国的防务领域、针对中国的经贸领域以及针对俄罗斯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领域三个方向评估了2023年的欧洲战略自主动向，认为其在俄乌冲突之后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事实上还是在持续推进。同时，2024年的美国大选和欧洲议会大选对美欧互动以及欧盟内部的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间的平衡可能带来影响，成为影响欧洲战略自主前景的两个重要事件。

复旦发展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姚旭的发言题目为“国际国内视角下中欧数字科技治理的新趋势”。他提出即使是在欧洲，中美话题依然是高频次的，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国不可能被隔离在国际人工智能治理之外，且中国和欧盟在强化关于跨境数据流动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是相向而行的。未来，欧盟新的数字科技治理的举措、人工智能法案、芯片法案等落地效果及其对华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

在本阶段的点评环节，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戴炳然教授指出欧洲对美战略自主前景并不乐观。对于中欧关系走向，他认为双方的政治鸿沟还将持续存在，虽然中欧在经济上依然保有互补性但双方经贸竞争性将更加显著，经贸压舱石的稳定作用被削弱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张永安教授提出，学者首先要站在中国立场进行对欧研究，同时也应注意从欧洲的视角和话语体系研究中欧关系，思考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利益能不能冲淡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欧洲提出的“去风险”如何发展等重要问题。

四

年会第四阶段讨论环节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余建华主持，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董琳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张亚宁、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程海焯简要汇报了近期研究成果。其中，张亚宁青年副研究员提出，欧盟的经济治理范式呈现从先前的“新自由主义”向更多国家干预为特点的转变，产业政策和经济治理模式转型给欧盟内部政治架构重新再塑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窗口。

在年会的最后，伍贻康名誉会长向与会人员分享了他在西欧共同市场和欧洲一体化领域研究的拓荒故事，以此表达对投身欧洲研究的与会青年学者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他表示，在上海欧洲学会年会的现场看到欧洲研究领域人才辈出十分欣喜，他本人也在发言人员对新鲜、具体的热点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中受益良

多。丁纯会长对到场的前辈、青年学者和学生以及会议承办方和参会媒体表示感谢，与会者的踊跃参与和支持充分证明了上海欧洲研究学界强大的生命力和学术魅力。（宋端仪、纪昊楠整理）

第十二届上海欧洲研究青年论坛综述

2023年12月23日上午，上海欧洲学会举办主题为“时代转折期的欧洲与中欧关系”的第十二届上海欧洲研究青年论坛。此次论坛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承办，系上海市社联所属学术团体2023年度活动合作项目。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等院校机构的十二位青年学者和学生做主题发言。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纪昊楠就《语境主义视角下的欧洲战略自主：进展与争议》做相关报告。他认为战略自主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欧盟层面的意涵是持续变化的，各种各样的行为体对其存在不同的解读，因此需要采用语境主义的方法，还原欧洲提出战略自主概念时的具体含义。欧洲战略自主一方面在领域上有所扩张，从防务扩展到经贸、技术各方面，另一方面在战略自主的焦点也有所变化，在俄乌冲突现实的背景下，由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逐渐让位给了经贸，特别是原材料、能源方面的战略自主。总之，他认为，欧洲战略自主的确定性和模糊确定性是一个长期交织的过程。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博士后张杨就《时代转折期的德国综合安全理念》做相关报告。他对德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解读，阐明了德国综合安全理念的具体内容，并从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出发探讨了德国综合安全理念的政治动力，及理念落实所面临的困难。综合安全要求政策制定者对各种风险进行综合考量，主张对风险进行容忍和接纳，从而获取综合安全的最大值。但目前德国综合安全理念各领域的优先级不明，且多重目标带来新安全困境，不同目标之间存在冲突都使得时代转折期的德国综合安全理念暂难实现。

上海国际研究中心研究生刘倩玉就《俄乌冲突欧洲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做相关报告。她引入了凯勒的理论模型，结合新功能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和危机决策概念，将俄乌冲突看作是推动欧盟政治外溢到各个领域的触发器，详述了欧盟在军事、经济以及能源等各方面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从长期看，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盟签署的多项协议在实质上加强了欧盟机构的职能，扩大了欧盟的权力，提高了欧盟在应对危机方面采取快速行动的能力，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曹欣茹就《时代转折下的欧盟-土耳其关系》做相关报告。她通过梳理欧盟和土耳其的历史纠葛

和关系雷点，引出在时代转折的背景下，土耳其对欧盟态度发生的明显转变，最后对土耳其入盟进行了一个展望。她指出土耳其入盟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的身份和认同不同。土耳其作为他者，在文化方面始终和欧洲国家存在冲突。此外，土耳其的特殊区位和其庞大体量意味着入盟后其势必对领导权进行争夺，削弱法德轴心的影响力，凡此种种使得土中短期内难以入盟，双方只能继续表面的拉扯。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宋端仪就《威胁认知与联盟制衡：“北约-日本”合作的成因、特征与前景》做相关报告。她分别从“北约-日本”合作制华的成因、合作的时间梳理以及互动的特征、双方在合作升华中现有的和潜在的制约因素进行探讨。她认为，双方的互动领域暂时集中在高层展开，在短期内合作依然是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成果的。此外，北约方面受制度牵制，日本方面也受国内《和平宪法》、经济压力和民间反战抗议的影响，双方将现有的互动升级为一个稳定的、常态的、实质性的合作仍面临一定困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郭雨晴就《对德意志共同体的再思考》做相关报告。她从历史和文化的层面探讨了德意志共同体，梳理了“民族”一词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更深层的含义，代表了权力的向下流动，即将下等人提升为全民族，形成认同和化用，从而建立起了德意志民族国家。近期的移民和巴以冲突等政治事件和社会思潮使得审视德意志民族的话语重新进入大众视野，她通过里尔的民俗学作品，深挖至民俗现象的转变，进一步探究了德意志社会和政治机制是如何以民俗整合下层阶级，赋予德意志以共同属性，以一种无视现实存在的国境线的划分，确认对德意志归属的传统。

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欧洲部经理、经济师杨峥臻就《英国对华战略及英国对上海经贸发展的影响》做相关报告。她将英国对华战略分为建设性接触期、调整性接触期和有条件的接触期三个阶段。她提出英国的对华经济战略具有强健实用主义特征：投资方面致力于核心产业合作；贸易方面稳步推进；产业方面兼具合作与警惕。其中，上海与英国战略相契合，上海与英国近年的贸易总值不断增长，投资向好，产业走向精细化。最后，她认为英国主要的价值在于经济方面，同时英国也布局新的投资赛道。

上海外国语大学荷兰语教师徐子归就《“去风险”理念影响下的荷兰经济安全战略》做相关报告。荷兰政府认为世界大国正越来越频繁地对欧盟及其成员国施加影响，荷兰应该使自己更具有经济弹性。为此，荷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维护经济安全的措施，从多个角度提高企业家的防范意识，并统筹政府部门对敏感行业技术实行分类监管。在去中心化合作方面，荷兰整理并监测荷兰企业对华合作关系，并促进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最后，她建议中国需要了解荷兰的关切，才能更好地应对荷兰的经济安全战略。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邵孟浩就《贸易与人权：欧盟对华政策的目标与工具探析》做相关报告。他认为欧盟对自身的定位完成了从规

范性力量到地缘政治力量的转变；欧盟通过经济接触，推广人权价值观向中国施加规范性力量。在转向地缘政治力量的过程中，欧盟开始进行人权打压，以服务其“脱钩”、“断链”、“去风险”的目的。为此，他建议中国要用底线思维，做最大努力，应对最坏挑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宫云牧就《主权话语与数字技术治理——对中欧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的比较分析》做相关报告。她围绕网络空间主权化，搭建了包含国家安全、经济增长和知识积累三个要素的理论框架。她还对比了中国和欧盟的人工智能管理政策，认为欧盟的监管是针对整个人工智能领域的水平式治理模式，中国则是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垂直监管模式。但同时，二者在透明度监管等方面具有相似性。最后，她建议中欧要加强高级别对话及合作，并且尽量避免将地缘政治竞争的因素引入到人工智能治理当中。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罗容就《进口中国中间品对欧盟价值链结构性权力影响研究》做相关报告。她首先谈到中欧在短期内难以脱钩，中国是欧盟的主要增加值来源地，中国的中等技术部门对欧盟有重要影响。其次，她使用定量研究，认为中国的结构性权力迅速提升，并分析了欧盟 28 个国家的增加值输出国结构性权力和增加值输入国结构性权力的具体情况。最后，她得出结论：中国中间品技术提升或欧盟增加进口中国中间品的种类、数量，都可以增加欧盟作为增加值输出国的结构性权力。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逯艳超就《进口中国中间品与中东欧国家全球价值链网络深化》做相关报告。他谈到，在后经济危机时代，一些发达国家重塑关键中间品供应链，中国通过建设 RCEP 和发展“一带一路”来应对当前形势。在过去十年间，中东欧国家进口世界中间品的范围呈现出德国下降，中国上升的趋势。他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中东欧国家进口中国更多数量，以及更多种类的中间品，能够明显促进本国的价值链网络。最后，他建议中国应该坚持创新发展，增强效益，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曹欣茹、刘倩玉整理）

学术探讨

德国迎接“时代转折”，对中欧关系究竟是不是正资产？*

我们这次年会的主题是“时代转折期的欧洲与中欧关系”，但我个人印象里边，“时代转折”这个词主要是德国人在提，欧洲层面没怎么提，所以我从德国的角度再强调一下“时代转折”的意涵。

首先，我们应从什么角度去看待“时代转折”这个词？一个是讲德国、欧洲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变化，这是一个视角。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我们转换了视角，把“时代转折”理解为面对这样一个环境各类行为体是如何因应的。另外，有的学者是把“时代转折”作为标识性的概念，也有的把“时代转折”作为分析视角，分析其到底“转”得怎么样，影响因素又是什么。最后，有的学者聚焦防务领域的“时代转折”。但是，事实上从德国的角度来讲，它把“时代转折”覆盖到了各个政策领域。

其次，我想再简要地回顾一下德国的“时代转折”。过去一年多时间，将近两年来，到底转成什么样、转到哪里了？去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三天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院的演讲中表示德国面临“时代转折”。从德国总理朔尔茨发表的演讲当中，包括他的署名文章里边可以看到，他其实希望要推进德国联邦国防军的现代化，来让德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力量，包括拥有一支与之相匹配的军事力量。一开始我觉得他是“雷声大雨点小”，但现在，从防务领域来看，其实德国还是有很大的雄心，也投入了很多的资金。

比如说德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提到，要把联邦国防军打造成欧洲防御的基石。德国国防部在11月9日颁布的《新防务指导方针》当中也特别提到，德国要成为欧洲的“防御支柱”，并且要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德国宣称要在欧洲扮演军事领导角色，并且要在北约中发挥建构性的作用，这是很大的雄心。另外，可以看到，在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遇到阻力的情况下，德国其实在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承诺明年将军援金额提高到80亿欧元。这个增长意味着明年德国的国防开支将会占到GDP的2%以上，这是很多年以来都未能实现的。从朔尔茨最近一次讲话里也可以看到，他其实希望能够持久地提高德国的国防开支，包括调整德国的军事文化等等。

因此，如果只是从防务角度来讲，德国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时代转折”。但是从德国的诉求来讲，“时代转折”并不局限于防务领域，而是涉及到经济、战略等的各个方面。从这些角度来看，德国的转折还没有能够完全落地。例如，

*本文为上海欧洲学会德国专业委员会主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郑春荣教授在上海欧洲学会2023年学术年会上的发言，原载于《观察者网》。

如果从民众对“时代转折”的认知或接受度来看，虽然德国民众较之以往更加赞成增加军费，但他们并不支持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扮演军事领导角色。从德国科尔博基金会的一份最新民调当中就能看到，同 2022 年相比，2023 年主张德国应在军事上保持克制，包括应该更多地采取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人数其实是上升了。也就是说，其实德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比如说 71% 的受访者，并不主张德国扮演一个军事领导角色，换言之，德国的战略文化转型还需要很长时间。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更广泛的范围看“时代转折”。其实德国把“时代转折”和其他的政策领域结合起来，例如，德国政府最近出台了一份文件，名称就是《“时代转折”下的工业政策》，但是这个方面的进展相对滞后。目前，德国经济面临萎缩的问题，还存在“去工业化”的隐忧；近期甚至出现了 600 亿欧元的财政漏洞，虽然现在在弥补这个漏洞，但此事会影响德国政府的预算，危及它的结构转型进程，包括导致德国国内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抬头等等。从防务来讲，它不仅需要很大的投入，如果要去实现真正的转型，扮演军事领导角色，则需要更加长期的战略思维和新的战略文化。总体上，德国经济的韧性和它经济实力的稳固性，以及战略文化的转型，也需要进一步观察。

至于德国“时代转折”的多重影响，第一个是在欧盟层面的影响。如果看一下朔尔茨 2022 年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发表的纲领性演讲，他提到希望把欧盟建成世界级军事力量，把欧盟变成具有全球军事能力的欧洲，包括在外交领域引入多数表决机制。如果判断德国“时代转折”的影响，从欧盟层面来说，它会提升德国的军事力量，有利于提高德国在欧盟内的政治力量，包括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可以考虑同法国开展更多合作。此外，它也会促使欧洲更多地倚重硬实力，导致欧盟以及其他大国未来会有更多冲动去介入印太地区，包括派军舰、飞机前往印太地区刷存在感，和地区内的相关国家加强军事合作等。另一个方面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德国加强了防务投资，但还是在北约框架里面，加之俄乌冲突的延续，德国对美国和北约的依赖依然存在，不能期望德国因此能推动欧盟实现防务上的真正独立。

当然，德国“时代转折”对欧盟方面的影响还有一些掣肘因素。我们知道德法之间在加强防务问题上也有一些龃龉，一方面涉及领导权的争夺，另外一方面的分歧在于，到底是应该更多地推动欧洲独立防务，还是依靠美国及其主导下的北约？

对国际层面的影响，可以看一下朔尔茨 2022 年 12 月 5 日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他在文章里边一方面强调多极世界，反对阵营对抗；另一方面，他特别强调加强同全球南方的合作，鼓励这些地区和国家更多地参与塑造国际秩序，德国要和这些国家扩大伙伴关系。这是德国在国际层面的诉求。

如果看“时代转折”的国际层面影响，应该讲，在政治上，德国会更敢于在全球治理当中，去承担和它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影响力；在经济上，则会寻

求更多的经济贸易关系多样化、多元化，包括和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乃至一些它口中所谓的“非民主”国家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目的就是扩大贸易网络，来减少德国对中俄等国家的依赖性。在军事上，德国会进一步地参与海外军事行动，这可能会使我们重新讨论对于德国是否依然还是一个“文明力量”的反思。

最后，也要提几句德国的“时代转折”对中德、中欧关系的影响。本届德国政府在2023年7月13日发布了《中国战略》文件，里面的核心思想还是强调经济竞争和制度性对抗，以及“去风险”。如果从“时代转折”对中德、中欧关系的影响来看，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它对中德、中欧关系的影响究竟是更多地作为一种正能量还是负能量的形式？如果看积极的一面，德国增加军事支出，推进国防军现代化建设，从全球安全治理的角度来说也可能意味着中德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机会；但是，必须看到，随着德国防务独立意识的增强，这可能会导致德国与欧洲在涉疆、涉港、涉（台）海议题上更为强硬，它们可能会更多地介入印太地区。最后，对于德国及欧盟将中国视作“伙伴、竞争者、对手”的三重定位，未来德国推进“时代转折”后，后两者所占的比重还会上升，因此将导致中德、中欧关系中不确定因素的增加。

另外，我们一直讲经贸关系是中德、中欧关系的压舱石，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时代转折”在多大程度上会推动德国的地缘经济战略的转变？德国的一些政府部门和机构正进一步地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甚至鼓吹“脱钩”和搞阵营对立的非理性冲动仍在暗流涌动。比如说德国经济部发布的《“时代转折”下的工业政策》，把对德国工业区位的维护，和所谓来自中国的“地缘政治挑战”挂钩，它觉得中国的地缘政治挑战影响了德国的工业区位。

此外，有一份文件也值得关注，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题为《如果与中国硬脱钩，对德国经济影响怎么样？》，报告的结论是，德国与中国硬脱钩的影响是“可控的”，而且还提出，如果对中国实施“逐步脱钩”，可以规避初期的高昂成本。这是具有非常大危险性的一个提法。

总的来讲，德国的“时代转折”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尤其是应该看到，德国社会中的克制文化对德国在安全与防务上采取更多积极有为的行动起到了约束作用。其次，德国的“时代转折”会促使它将经济实力更多地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包括推动欧盟在全球范围内谋求发挥领导作用。然而，德国作为一个贸易国家的属性并不会改变，它只是更多地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考量摆在并重的位置。最后，短期内，德国的“时代转折”对中德经贸关系的影响不大。但德国推出的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渐进地降低对华依赖的政策，其中长期的负面影响，这还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欧盟的“战争经济模式”： 一边祈祷美国别走，一边盘算备选项*

当地时间3月5日，欧盟委员会建议提振欧盟军火工业方案，目标是把欧盟军火工业转向“战争经济模式”，以应对俄乌冲突引发的危机。欧委会此言一出，欧盟的安全与防务建设问题重回各国媒体的聚光灯下。

早在2013年年底，欧洲理事会关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讨论就已经形成基本共识：“欧洲需要一个更为一体、可持续的、革新性和竞争力的防务科技与工业基础”是欧洲战略自主的关键。十载之后，特别是经历了新冠疫情大流行、特朗普1.0版本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俄乌冲突的洗礼，欧洲对推进“战略自主”的关切已经超越了最初的安全与防务领域，上升为关乎欧盟作为一个全球行为体的战略能力的讨论。欧盟委员会在2021年提出了“开放的战略自主”的概念，迅速将战略自主的内涵从安全与防务扩大到实现能源自主、维护经济主权、保障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自主与安全等其他领域。

“欧洲战略自主”已是一个过时的概念

俄乌冲突的发生与持续，将安全与防务自主能力建设推入到“欧洲战略自主”相关讨论的一个边缘地带，欧洲的智库专家们认识到囿于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建设已经不合时宜了。2023年1月，智库卡内基欧洲（Carnegie Europe）以“欧洲战略自主是否结束了？”为题对欧洲十三所研究机构和智库的十六位专家进行了采访，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通过观察美国在援乌中的领导地位和对欧洲安全的意义，“欧洲战略自主”这个概念已经失去了讨论的必要，已沦落为一个过时的概念。

受访专家的共识是，“战略自主”的意义应当从建立一个自主、独立的欧洲安全与防务力量，转变为使欧盟与其成员国在必要时拥有必要的行动能力，以避免过度依赖其他国家。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对欧洲而言，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两年时间内确实展现了不可或缺性。冲突爆发的第一年中，美国对乌的军事援助达到443.4亿欧元，远远超出排在第2至4位的英国、波兰、德国，它们的援助额分别为48.9亿、24.3亿、23.6亿欧元。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统计，2018年至2022年，乌克兰的武器进口相比2013年到2017年上涨了86.31倍，从美国进口的武器比例高达34%，远超排在第二、第三位的波兰（17%）与德国（11%）。正因为这个原因，欧洲的专家们放弃了俄乌冲突是提升欧洲安全与防务自主契机的幻想，转而认为这场冲突暴露了欧洲国家在安全与防务上的信心不足与能力滞后。

*作者严骁骁，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选自上海欧洲学会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外交学人”合作推出的“欧洲观察室”专栏。

欧盟能力与预期之间的鸿沟

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美国在援乌中表现的绝对领导地位给欧洲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面对可能出现的“特朗普 2.0”版本,欧洲将不得不认真面对独自承担援乌的经济与军事压力的可能性,而且这并不遥远。

面对乌克兰庞大的军事需求,欧洲国家军火供应链依赖外部、国防投资不足的负面效应尽显。欧盟在 2023 年初曾向乌克兰许诺,将会在 2023 年底前向乌克兰交付 100 万枚弹药,但迄今为止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数量得以落实。欧盟 27 国的军费开支已经从 2016 年时占 GDP 的 1.3% 上升到 2022 年时的 1.5%,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却是用于采购美国的武器。数据显示,欧洲的武器进口从 2018 年到 2022 年增长了 65%,但其中有 65% 的武器源自美国,而来自法国的武器比例仅为 8.6%。

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还是欧盟一直以来被外界所诟病的“能力与预期之间的鸿沟”。从大战略目标来看,从侧重安全与防务的“战略自主”到更为偏向经济与产业政策的“开放的战略自主”,欧盟规划了一副雄伟的战略蓝图,但是过于宏大的计划似乎正在模糊欧盟的战略重心。

从政策层面来看,欧盟对推进安全与防务政策设计了数量繁多的计划,如欧盟国防技术和工业基地、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欧洲防务基金等等,但有限的防务资金既要支持军工国防技术研发,又要支持创新技术的工业成果转化,还要用于推进成员国之间的军事能力提升和训练,一个多维、整体式的政策设计似乎已经跟不上形势变化的需求了。

目前对欧盟而言,更为急迫地是解决过于分散的军火采购问题,这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据欧盟防务署统计,2021 年欧盟成员国的军火采购总花费为 430 亿欧元,但用于各国联合采购的比例仅为 18%,远远达不到《欧洲国防工业战略》中设立的 40% 目标,由此造成了欧洲国家拥有数量庞大且互不兼容的武器系统的局面。因此,欧洲迫切需要在安全与防务建设中找到一个新的聚焦。

转向“战争经济模式”的契机与挑战

军火工业转向“战争经济模式”会给欧盟下一阶段发展安全与防务能力提供一个契机吗?

从安全与防务能力的技术层面来看,答案是肯定的。欧盟已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 500 亿欧元财政支持的计划,但欧洲国家却不具备维持大规模持续作战的能力。因此,开启“战争经济模式”不仅意味欧盟长期预算内的资金以及预算外资金要发生调整,倾向于为可能到来的持续冲突进行军事准备,还意味着欧盟要加强成员国在军事采购、武器生产上的合作,尤其是在短期与中期内提升既有武器与装备的生产能力,相应地减少一些中长期内无法实现落地或转化的国防投资。

但是,如果就战略层面而言,欧盟的安全与防务一体化能够取得的进展仍然

十分有限。首先，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建设问题上，现有的“可选菜单式”合作模式，虽然鼓励相同意愿的成员国加强彼此间的军事合作，但并不构成对所有成员国的义务，因此成员国的立场和态度就尤为重要。显然，尽管欧盟成员国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存有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对发展欧盟安全与防务力量有着同样强烈的意愿。

比如，法国一直以来都是安全与防务自主的积极推动者，其期望建立的欧洲军火工业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产业链是全欧洲化的。因此，即便在援乌弹药不足的情况下，法国也坚持反对采购非欧盟国家的军火。但对德国而言，欧盟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自主能力建设，并不是迫切需要落实的任务，而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前进方向。德国支持发展欧洲的这种能力，而不是运用这种能力。波兰则一直对发展欧盟军事与安全能力保持质疑，仅同意欧盟军事能力是用来支持北约的集体防御，反对欧洲防务技术和军事工业的自主化，因为这可能导致美国公司逐渐被排除在欧洲防务市场之外。波兰将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视为进一步加强美波关系和美欧防务关系的关键途径。而对于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这些欧盟长期预算的净受益国而言，非法移民问题才是它们更为棘手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要求它们为欧洲安全更多地贡献什么呢？

其次，随发展欧洲安全与防务力量而来的认知困惑，还将一直困扰欧洲人。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就一直鼓励欧洲在军事上变得更为强大，从而为北约做出更大贡献，更多地分摊美国承担的义务，减轻美国的负担；但同时，美国却一直强调欧洲的军事发展不应当以损害美国的利益作为代价，美国与北约必须继续充当欧洲安全的保障者。美国这种略显自相矛盾的立场除了加剧了欧洲内部的分歧之外，也增加了欧洲人对美国安全承诺可信性的疑虑。

如果美国的安全承诺可信，那么自诩为“规范性力量”的欧洲有什么理由需要花费大量金钱、时间、人力去发展这样一种能够应付大规模战争的军事力量呢？欧洲军事能力的自给自足就显得画蛇添足了。但如果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再可信，美国不再对欧洲安全全力以赴，那么欧洲就发展自身安全与防务能力与美国达成的三不原则——不脱离、不重叠、不歧视（编著：即不与北约脱离关系，不与北约机构重叠，不歧视非欧盟成员国的北约欧洲成员）——就毫无道理可言，欧洲则无须继续维护美国和北约对跨大西洋安全同盟的领导。

这种微妙的心态一路伴随欧洲安全与防务力量的前进：一个缺乏美国的欧洲安全结构对欧洲人而言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美国的承诺和参与被视为理所应当；但欧洲人却又不得不时刻神经紧绷，一边祈祷美国不要离开，一边盘算着如何设计一个没有美国的欧洲安全体系作为备选项。因此，当特朗普鼓吹俄罗斯应当进攻军事贡献不足的美国盟友时，这一备选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智库报告编译

向右急转：对 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的预测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简称 ECFR）在 2024 年 1 月发布了由凯文·坎宁安（Kevin Cunningham）、西蒙·希克斯（Simon Hix）、苏西·丹尼森（Susi Dennison）和伊莫金·里尔蒙斯（Imogen Learmonth）共同调研和撰写的报告《向右急转：对 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的预测》（A sharp right turn: A forecast for the 2024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该报告是在 European Power 项目下完成的。

报告基于 ECFR 的一项 2024 年 1 月完成的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民意调查结论。报告认为，在 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许多国家将出现重大右倾，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在整个欧盟获得更多的选票和席位，而中左翼和绿党将失去选票和席位。议会中的两个主要政治团体，即欧洲人民党党团（EPP）和社会民主党党团（S&D）可能会继续失席位。这反映出欧洲各地对主流政党的支持率长期下降，而对极端主义和小党派的支持率不断上升，这也导致欧洲政党体系在国家和欧洲层面日益分裂。报告发现，本轮欧洲议会大选后，由基督教民主党、保守派和激进右翼欧洲议会议员组成的民粹主义右翼联盟可能将首次获得多数席位。虽然在外交政策方面，议会不是最重要的欧盟机构，但议会选举后各政治团体结盟的方式，以及选举对成员国关注议题的影响，将对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做出外交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报告指出，席位变化将影响众议院中政治团体之间潜在联盟的规模，我们的分析预测这将使右翼受益。根据分析模型，EPP、S&D 和复兴欧洲党团（RE）组成的中间派集团的“超级大联盟”将只能占据 54% 的席位，又由于欧洲议会各党团的投票凝聚力有限，不能总是保证所有的欧洲议会议员都会遵循党团投票指示，54% 的席位可能不足以保证在投票时赢得多数。而由 S&D、绿党党团（G/EFA）和左翼党组成的左翼联盟将失去席位，仅占总数的 33%。即使左翼联盟能够获得 RE 的支持，它们也只能获得 45% 的席位。然而，由 EPP、ECR 和认同与民主党团（ID）组成的“民粹主义右翼联盟”的席位份额将增加到 49%。此外，大多数未加入的欧洲议会议员来自极右翼政党，这意味着在他们的支持下，右翼联盟可能在欧洲议会历史上首次形成多数。最后，预测模型得出，激进右翼和激进左翼组成的“欧盟批评者”将急剧增加，占据 37% 的席位。

报告认为，新一轮大选后的联盟模式将发生两个重大转变。首先，即使有 RE 的支持，中间派大联盟的规模也意味着它将不再在某些政策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经济和货币事务以及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方面。下届议会中的多数人将支持成员国更多的经济、财政和监管自由，该集团可能会投票反对委员

会关于执行共同规则的提议，并且与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站在一起，推动布鲁塞尔减少对国家经济、财政和监管政策的干预。其次，相对于右翼，左翼的欧洲议会议员人数较少，这意味着在左翼可能以微弱优势获胜的几个政策领域，尤其是公民自由和司法、内政和环境这两个领域，右翼多数现在将比左翼多数更有可能获胜。欧洲议会中可能会有多数人支持非常严格的移民政策，并将寻求推动欧盟委员会改革欧盟的庇护政策框架；重大右倾也将意味着“反气候政策行动”联盟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这将严重破坏欧盟的绿色协议框架以及为实现欧盟净零目标而采取的共同政策。

报告指出，欧洲议会选举不仅将对欧盟层面的政治和政策产生影响，还将对许多国家的国内政治产生影响，尤其是可能会帮助反建制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取得成功。例如，奥地利激进右翼自由党（FPÖ）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的势头很可能将反体制变革投票的成功转化为全国选举的胜利。保加利亚极右翼和亲俄政党复兴党或许将首次进入欧洲议会，导致传统主流政党的合法性的持续流失。法国方面，玛丽娜·勒庞领导下的激进右翼国民联盟（RN）很有可能赢得选举，这将为 2027 年总统大选定下基调，并可能使勒庞成为潜在的下一任法国总统。在德国，欧洲议会选举可能会使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成为欧洲议会中的第二大德国政党，仅次于重新崛起的基民盟/基社盟（CDU-CSU）。

作者在报告的最后提出，预计下一届欧洲议会将阻止绿色协议下一阶段（影响欧盟气候主权）的立法，并推动欧盟在主权领域的关键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包括移民、扩员和支持乌克兰等议题。特朗普上任的可能性也增强了反建制派和欧洲怀疑论者对战略相互依存和广泛的国际伙伴关系以捍卫欧洲利益和价值观的拒绝态度。因此，破局者要做的是避免让推动绿色转型的成本和风险、支持乌克兰或降低国际关系风险的讨论主导辩论，而应该更多的从经济和安全层面强调这些举措的必要性。

作者：Kevin Cunningham 等

发布时间：2024 年 1 月

资料来源：A sharp right turn: A forecast for the 2024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ecfr.eu)

智库来源：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

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后，寻求平衡的法中关系？

法国国际与战略关系研究所（Institut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tratégiques, 简称 IRIS）在 2024 年 1 月 26 日发布了其对法国汉学家、巴黎天主教

大学教授艾曼纽埃尔·兰科（Emmanuel Lincot）的采访《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后，寻求平衡的法中关系？》（60 ans après la recon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par la France, une relation franco-chinoise en recherche d'équilibre?）。艾曼纽埃尔·兰科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背景、中法经济和文化合作现状以及中法关系的发展前景等问题作了回答。

关于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背景，艾曼纽埃尔·兰科指出，法国对中国的承认植根于冷战背景。在法国方面，当时戴高乐摆脱了殖民地的负担，试图开辟第三条道路。在中国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正在寻求支持。此外，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中国希望获得第三世界的领导权，而这将损害法国在非洲的利益。法国还希望通过这一政策控制法国极左青年。最后，戴高乐希望在面对美国时获得更大的外交空间，因为在两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曾坚定不移地支持美国。中国拥有核武器也是促成法国承认中国的原因之一。在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已有多位法国名人前往中国旅行，例如萨特和波伏娃、国会议员埃德加·富尔以及演员杰拉·菲利普。但戴高乐并不是心甘情愿与中国建立关系的，他派出两位亲信将自己的决定告知已逃往台湾的蒋介石。兰科还指出，法国并不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在法国之前，英国等其他国家就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法关系历经数次波折，在20世纪末得到改善。

关于中法两国外交、经济和文化合作的现状，兰科认为法国应在其出色的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如航空航天、奢侈品行业、农业产品、教育领域等。然而，这一关系已经变得不对称，法国对华贸易出现逆差。出于对不平衡的担忧，法国在经济领域更多地向中国台湾开放合作，例如台湾辉能公司（ProLogium）在敦刻尔克建立工厂。法国在伙伴选择中体现出的实用主义表明，国家对战略利益的追求往往与经济利益相悖。中法之间在战略框架下维持着对话，这种对话不同于法国与AUKUS、美国的对话，后者的姿态是故意寻求对抗。

关于中法双边关系的发展在法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挑战以及中法关系发展前景，兰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和法军亚太司令部为加强安全和区域合作而开展战略对话是具有革新性的。应该从中看到，法国对中国采取包容态度，以及法国在遭受澳大利亚的侮辱后转变了自身姿态。此外，法国人和欧洲人所构想的印太并不排除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这是“全球门户”计划的原则，也体现了法国对于与中国在保护生态多样性领域开展真正合作的愿望。以及，两国致力于延续2019年中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北京倡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以及《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内追求更高的目标。中国将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担任COP15主席国，并希望与法国开展积极合作，全面有效落实昆明-蒙特利尔框架。简而言之，法国希望与中国保持更平衡的合作关系，同时这种关系与美国对华战略选择保持距离。

受访者：Emmanuel Lincot

发布时间：2024 年 1 月

资料来源：60 ans après la recon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par la France, une relation franco-chinoise en recherche d'équilibre ? | IRIS (iris-france.org)

智库来源：法国国际与战略关系研究所（IRIS）

简讯

* 2023年12月23日上午，上海欧洲学会举办主题为“时代转折期的欧洲与中欧关系”的第十二届上海欧洲研究青年论坛。此次论坛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承办，系上海市社联所属学术团体2023年度活动合作项目。丁纯会长做会议致辞，伍贻康名誉会长做总结，戴炳然名誉会长和徐明棋名誉会长做点评，伍慧萍副会长、张迎红副会长和张骥理事主持相关环节。纪昊楠、张杨、刘倩玉、曹欣茹、宋端仪、郭雨晴、杨峥臻、徐子归、邵孟浩、宫云牧、罗容、逯艳超等十二位青年学者和学生做主题发言。

* 2023年12月23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时代转折期的欧洲与中欧关系”2023年学术年会在同济大学中法中心举办。此次年会由上海欧洲学会主办，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承办。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致欢迎词。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作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并代上海欧洲学会监事杨逢珉教授作监事工作报告。伍慧萍教授、范军教授、叶江教授和余建华研究员主持相关环节，丁纯教授、郑春荣教授、余南平教授、张迎红研究员、杨友孙教授、胡春春副教授、薛晟副研究员、门镜教授、忻华研究员、尚宇红教授、邱强教授、戴轶尘博士、严少华青年副研究员、姚旭青年副研究员等多位欧洲研究专家学者作精彩发言。徐明棋研究员、戴启秀教授、戴炳然教授和张永安教授做点评。丁纯会长、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伍贻康教授做会议总结。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政法学院等院校机构的80多位会员参加年会。

* 2024年1月19日下午，“德国形势研讨会：回顾与展望”暨2023年终总结答谢会在同济大学中德大楼举办。此次研讨会由上海欧洲学会德国专业委员会、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和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合作主办。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和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致欢迎词。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主持相关环节，姜锋教授、丁纯教授、郑春荣教授、伍慧萍教授、胡春春副教授、彭泉助理研究员、王婀娜教授、忻华研究员、胡子南助理教授、周逸江助理教授、玄理助理教授等多位德国和欧洲研究专家学者作精彩发言。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董琦研究员作答谢致辞。

* 2024年3月6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召开领导层（扩大）暨党建工作会议。会长丁纯，副会长吴忠勇、尚宇红、余建华、张迎红，秘书长杨海峰，副秘书长简军波、龙静、忻华，名誉会长伍贻康、戴炳然、徐明棋和监事杨逢珉等参加会议。会议对学会年内工作安排进行了商议，对市社联2024年度学术团体负

责人大会暨党建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了学习,并由龙静副秘书长汇报了赴欧交流访问的成果。

欧洲观察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95 期

《欧洲观察》是上海欧洲学会的内部交流刊物，主要报道学会活动情况、刊发会员研究成果、编发欧洲政治经济动态。

上海欧洲学会是由上海各高校、研究机构从事欧洲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团体，旨在开展欧盟一体化及欧洲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问题的学术研究和对外交流。

主办：上海欧洲学会

协办：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

编辑：《欧洲观察》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威海路 233 号 803 室

邮编：200041

电话：0086-21-63339207

电子邮件：mail@sies.org.cn

网址：www.sies.org.cn

European Survey

No. 1, March 2024

European Survey is an intern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of which contents include SIES news, European news and research papers etc.

SIES is an academic society consisting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who devote to research and fostering debate on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other relevant issues in Europe and promoting academic exchange with European institutions.

Organizer: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Editor: Editorial office of *European Survey*

Co-organizer: Center for European Union Studies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ddress: Room 803, No. 233 Weihai Road, Shanghai, China

Post code: 200041

Tel: 0086-21-63339207

Email: mail@sies.org.cn

Website: www.sies.org.cn

2024 年 3 月 20 日印发